

人環二記

胡



小 引

把這兩則雜文放在一起，得有一個名字，就叫作人環二記罷。無論是歷史行程或個人經歷，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個環節，通過了它，纔由過去走向未來的。所謂「環」，就是這個「環節」的意思。

第一篇，是在民族戰爭結束後「復員」之前所記的，第二篇是在反動統治將要崩潰，從上海出走時所記的（雖然沒有記完）；在現代歷史上，這兩個時期當然是兩個重要的環節，但就個人說，當然是什麼也說不上，至多，至多也不過表現了一點在這樣重要的環節裏面祇是無可奈何地打打滾。

的窘相而已。窘相就窘相罷，雖然絕對不能從這裏看到什麼歷史底表情，但總也算是枝葉底擺動；雖然不過是枯了黃了的枝葉底擺動，但它們却依然是和歷史底主幹相連的。如果要被何其芳先生判決爲「小資產階級所容易着眼的人生」，那是連辯解都用不着辯解，甚至還可以說，這裏用上「人生」這兩個字都是不配的。

爲什麼想到寫這樣的東西呢？那動機，完全記不得了。現在祇留有一點模糊的印象：當時是開始了所謂和平鬥爭的時期，局勢在微妙的變動過程中間發展，說話很容易犯錯，而無爲的日子又不容易過，那麼，就在不相干的小地方和這個社會底頭髮或指甲之類開一點不關痛癢的小玩笑罷。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

記得當時還預定了回到上海後也記它若干天，叫做回洋場記，但到了以後，被一兩件私事淹沒了，幾乎沒有和較大的社會接觸，興趣一低，就放棄

了。

到要從上海出走之前，又動了心事，想寫一點，叫做離泥沼記，但想不到終於住進了一位友人家裏，身上又不便帶紙片，當時沒有實行，事後也就無從追攝。後來，預定在浮南海記之後，把在香港停留的時期記一點，叫做過環山記。意思是，香港是一個環山的城市，和「淨土」很相像，而我自己又是抱着在那裏淨一淨罪的心情的。但到了以後，被決決乎的海風一吹，覺得不如在寓所靜坐，避免和人接觸，也就沒有記。甚至連浮南海記都沒有抄補完。

但却預定了把從香港到東北這一段記一記，叫做向北極記。到上船的時候，纔曉得應該防備國民黨反動派底幾隻兵艦來搗亂，我們都喬裝成押貨員的商人身份，字紙之類是不能帶的，當然更不能寫了。

在離開香港之前，偶然和幾位友人談到這些，有一位笑着說：那很有趣，將來出一本小書，叫做東西南北記。當時覺得這名字實在別緻，一定要接受。

他的提議。但現在祇有兩篇，後一篇還是不全的，不能用這個名字了，實在可惜得很。

但還是把它們排成了字，有機會還想印幾本，送給幾個有「互相欣賞」的機會的人看一看，引起一點記憶，我們曾經通過，怎樣的也算是一種「人獸之間」的日子。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記於上海。

胡風

封面設計：章西厓

目次：

小引.....一

出西土記.....一

浮南海記.....一

出西土記

——原名「難論前×日記」——

前天得到確切的答覆，下星期日，即七天後可以有機位走了。但我還是不放心，姑且寫着×日。抗戰的第二年，當曹白離開上海難民救濟工作到鄉下去發動游擊戰爭之前，曾寫過離滬×日記，後來發表在七月上面。現在就是模倣他的。但我雖然在這個戰時首都消磨了六七年的時間，然而，還是生活太窄，感受不深，而且行前雜亂匆忙，只求把零碎事務清理完了大吉，怕畫不出幾筆像樣的線條來罷。是爲序。

（一九四六，二月，十七日，重慶。）

十七日

晨，朝鮮C君來。他大概流浪到中國來已經不少年了罷。抗戰中參加過朝鮮義勇隊的工作。不知怎的，後來就醬在重慶。又不知怎的，好像後來到了緬甸參加過英軍或美軍，再後來又醬在重慶。現在可以回國去了，但身份是僑民，而回國的權利是臨時政府人員第一，難民第二，僑民最後云。說是在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們早已回去了，說過後就浮出一個悽然的微笑。他回國後想做點文化工作，把中國人民底真實情形介紹給韓國讀者，將來還想把韓國人民底真實情形介紹給中國讀者。談了一通朝鮮政治現狀和各政黨底情形，困難雖然很大很多，但民主底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還知道了朝鮮親日派底勢力還很大很活動，在這一點上，和我們中國真算得是兄弟之邦了。

趕到醫院看重火。他爲買書回重慶，昨天突然發了盲腸炎。夜里我得到通知跑去爲他填好了保單，把在通風的過道邊的冷板凳上躺了幾小時的他送進病房以後就回來了。手術經過良好。奇怪的是，這個公立醫院沒有被蓋給病人，而且，連裝水的壺都沒有。一位化驗室的工友很熱心，找來了一把壺，雖然這毫不關他的事。昨晚送通知給我，替我跑遍滿醫院把事務人員找來辦好入院手續，以及跑到醫生那裏想法空出一個床位來的也是他。有些劇作家總喜歡寫醫院，寫醫生，我從前覺得有點奇怪，現在才知道原來是我自己寡見。

望松來。談話中間說到散佈在他那裏的一些謠言。據說，有一批人以爲，遲停戰兩個月就好了云。他很耽心這次在南京開的整軍會議。因爲今天要趕回鄉下去，吃了M煮的一碗麵就匆匆地走了。這大概是在重慶最後一次見到他罷，一直把他送到門外，當他戴軍帽的時候，我看見了他梳得平滑的頭髮上的幾根白的髮絲和在武昌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就看見了的頰上的傷痕。他那時剛剛從南昌傷兵醫院出來，提着一個小籐籃，靦覷地來找我。

又敲門。伸進頭來的是雀楚。我見是他，心裏大吃一驚，如果他是因爲聽說我要走所以

趕進城來，那我是惶恐萬狀的。他躺了三四年，去年下半年才起來。談了二三小時罷，照例是廣東官話，照例聲音很低，我照例只能聽懂十分之三四，雖然時時彎着腰伸出腦袋，而且用手掌張在耳葉後面。幸而好，他沒有說是因為我走才進城的。他底話，我只聽懂了兩點，一是別人抹殺他，這是聽他說了不計其數的次數的。一是最近有人疑心他做賊。他有一個朋友在某機關做事，他又常常去坐坐，看看報，但有一天那個科長或組長不見了照相機，於是就疑心是他和他底朋友偷的。威逼了他底朋友一通之後，自己却在自己那裏找到了云。「失了東西慢慢找好了，為什麼疑心別人是賊骨頭呢？」我說，在這個社會裏，這種事是很平常的。但他好像沒有聽見，或者雖然聽見了但却以為我和那位科長或組長一樣不曉得他是什麼人似地，還是說，「失了東西慢慢找好了，為什麼疑心別人是賊骨頭呢？」後來他把這件事寫了一首打油詩貼在那位朋友辦公桌旁邊的壁上，那位科長或組長還來鑑賞了云。

檳榔嶼某報社記者黃君來。說是幾年來就只能走到成都爲止。這次報社要他先到北，再繞道東北回南洋去，但他沒有照辦，怕在路上把自己弄丟了。談了些南洋的情形，他底

同事被日本人殺了六個，這次有一位寫了一篇題作剝去紳士的外衣的文章，英政府判了他七年徒刑，後來經華僑青年抗議，才改爲三年云。威鎮殖民地的紳士國家的紳士到底比我們威鎮本國的非紳士國家的非紳士要紳士些，不過七年或三年徒刑而已，沒有根本弄丟了那編輯。

得馬梯信，她已買好車票，明天就要離開上海到威如那里去了。當然，我還是不知道威如在哪裏。這一對未婚夫婦在戰爭中分別了四五年，一個在敵人包圍中打游擊，有時冬天，淌過幾道河，有時混進城市拖黃包車，有時扮做小商人在敵人刺刀下面忍住眼淚，另一個在上海做着小學教員，無論大熱天或大冷天，下了課就在那些小學教員之間奔走。現在總算他們通過了死亡線，有了聚首的機會了。但不巧的是，她盼望我們回上海，盼望了三個月，到我們回上海的七八天之前又走了。雖然說是玩個把月就回上海來，但也許不願那麼快地回來罷。

看了幾篇稿子，回了幾封信，有些昏頭昏腦，胡亂地脫掉衣服，倒上床就睡了。

十八日

晨章君來。去冬見過一次的，當時他說就要去長沙。現在才曉得並沒有去，說是那裏環境不好，現在是幾天內去廣州轉香港，那裏環境要好些，又有幾個從前一道的文化工作的好朋友云。這是一個熱情的文學青年，雖然不大說話，但好像容易激動，那一次來過後回去寫信來說，當時坐在這裏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云。但願他不要沉在「好些」的環境裏面的文化氣氛裏才好。

相洋來，談了一點他和他底朋友們底近事以後，就談起他要着手寫的劇本。這是前好久就約定了要來談談的。人物是幾個傷兵，他詳細地敘述了那裏一個主要人物底家庭、教育、社會關係、性格、遭遇、和結局。他還說到他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是什麼，說完了以後低聲補足一句：這樣說出來是簡單的，寫起來好像有些東西可寫。是的，我懂得了，不但題材底內容豐富而真實，而且他對待題料的態度也是誠懇，甚至抱着愛情的。他一定會寫出一個好

劇本來。祇不過，圍繞着他底主要人物（他說是兩個）的環境，應該典型性更強一點，換句話說，應該有真正貧苦農民出身的傷兵加入作品底世界裏面，而且發生糾葛才好。可惜當時並沒有把這一點意思當作參考的建議向他提出。

前兩三個月罷，我曾讀過他底一個劇本。那是寫北方的農村裏的人物的，「誇張」一點說，算得一首哀婉的抒情詩。好在這並沒有出版，作者也沒有交涉上演，這樣說了總不至有人動起感情來罷。但也有一個大問題：作者把人物看得片面了一些。一個個的人物都是真實的，但整個作品底構成並不能反映較高的歷史真實性；作者被那些人物壓倒了，不能從階級觀點進一步分析，提高人物底性格發展和彼此之間的鬥爭。聽了我底意見，相洋說：等我回家鄉住幾個月，再改寫一遍。後來遇到T先生，提到那個劇本（他也看過原稿），讚不絕口，說要帶到上海去交涉上演。這提醒了我，馬上贊同了：先上演，不忙當作定本出版。後來聽說T先生還有意思帶到美國想法子譯成英文。我想，如果譯成英文，是有可能得到成功的。

我有一個習性，看原稿時遇到素質好的作品，總希望作者更突進一步。這習性使我吃了不少苦，有的作者認為我是故意刁難，甚至是存心壓死他。當然，這總是事後感到或輾轉聽到的，每感到或聽到一次就心冷一次，但還是改不掉。相洋好像沒有這樣想，否則他不會

再來談他底新劇本的。

談到將近正午，外面喊吃飯了。我們預備煮點麵請他，但他說，到了排戲的時間，得走。M用破舊了的裝麥片的紙筒子裝了一筒叫做白菓大豆的豆子給他帶回去。這豆子，是一位初次見面的青年從石柱帶來送我們的。他說這是那一帶的特產，用肉煨湯喝或煨好了伴糖吃，很補人，味道又好。一看，很大的一顆，我確實沒見過這樣有小白菓大的像一粒粒花崗石似的豆子。送了很多，有一小面盆，吃不完又帶不走，所以順便送了一筒給相洋，特地拿出去送人是不好意思的。他高興地接受了，但惶惑地說：筒子過兩天送來……？我不禁失笑了，未必要用飛機把這破紙筒子運到上海去麼？真是北方人。他也笑了，一面笑着，把他送出了門。

我們吃飯，M盛了一碗白菓大豆湯給孩子泡麵包吃。他害了兩天消化不良病，M特地買了一塊排骨煨大豆湯給他泡麵包吃。我也舀兩湯匙嘗了，果然，味道非常好。但馬上對M說，忘記告訴相洋，要煨得這樣爛才好吃，他也許祇會煨到半熟就吃的。寫信告訴他罷。M有些生氣了：未必別人連這都不曉得麼？我於是不響，撤回原案。但並不是因為她生氣，而是想

到了別的一寫信，就好像這真是了不起的禮物似的。

接着，寒山來了。大衣披在手上，頽然地坐下，有氣無力地說：自從較場口事件發生以後，真把人整慘了。看看這位外勤記者，也實在累的很可以。但他並不休息，還是談開了，談時局，談文化界底困苦，談中國新聞事業底艱難，談較場口事件。我說：「這次，你們新聞記者實在了不起。」他笑了笑：「哪裏呵！你不知道，就是這一點點表現，各個報館內部都起了很激烈的鬥爭。有人請各報館底老板吃了酒呢！不過，堂堂的國家通訊社，祇好花錢在廣告上登自己的聲明，這倒痛快！」

談着談着，他又點點頭地說：「我還是喜歡文藝！」我也不禁笑了。於是談到他幾篇小說稿子，我以為他最後寫的一篇差多了，他聽了浮出一個意外的苦笑說：「我自己對這一篇還頂得意呢！」於是談到文藝機能，談到客觀主義，等等。

這時候，走進來了育才學校底兩位小朋友。前兩天C女士來，說文學組和社會組進城來見學，要我去講一點什麼。我常即推辭，說講不出什麼（實在講不出什麼），但她還是希望能去一次。我於是提出條件：我不講，由同學們提出問題來，就能談的問題談談，現在這兩

位小朋友就是來帶路的。

於是我們和寒山一道出門，一面走一面還是和寒山談他底小說，他帶着苦笑，有點不肯服氣，走到黃家壩口才分手。分手時他說：「還來，我一面作別一面心裏想：他該不會疑心我是存心壓死他罷？」但接着就不想，穿過馬路和兩位小朋友搭起話來。

一看同學們寫的紙條子，提的幾乎都是大問題，覺得今天一定結果不好。一看，去年進城時的那一批大半走了，現在最小的只有十二三歲。於是就比較具體的問題談了起來，但苦的是，不能多舉出他們熟悉的具體例子，因而愈談愈不安，看一看，靠牆根坐的一排裏面果然有兩個在打瞌睡！休息了十分鐘讓他們跳一跳，再來談，但改變計劃，模仿大演說家，參加一些可笑的說明，配以手勢。果然時時引起了笑聲，臉孔也都開朗了。大約談了三小時罷，把那些大問題丟開不管，終了場。但他們還是響亮地鼓了掌。好小朋友們！

兩位先生硬留着吃飯，提出了工作底苦悶，是不是能夠在教室內培養出作家來的問題。